

嘎达梅林

朱苏进
／
著

《让子弹飞》
新版《三国》
编剧最新力作



嘎达梅林

朱苏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嘎达梅林/朱苏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ISBN 978-7-02-008443-2

I. ①嘎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0013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

装帧设计:刘静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45千字 开本680×960毫米1/16 印张24.75 插页2

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443-2

定价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 一 章

夏日的草原开满绚丽的野花，蓝蓝的天空回荡着悠扬的马头琴声。是一支苍凉优美的古曲。一匹健壮的快马闪电般冲上高坡，年轻的那达木德（嘎达梅林）踞马，警惕地远眺草原……

他远远看见——两个衣衫褴褛的老年牧民夫妇，彼此扶助着向远方走去。

他远远看见——树木中有两个形迹可疑的骑手，正远远地朝这边窥望。

他远远看见——美丽的大草原上正行进着一辆华丽的王公车驾。

王驾后面跟着数骑卫队。远处草坡上，还远远地骑行着前哨与侧卫。

王驾中坐着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舍楞，他要从奉天返回他的属地科尔沁左翼中旗。美貌的新婚娇妻福晋朱博儒依偎在他身边，此刻正在睡梦中，如同一朵睡莲。达王轻轻从她肩下抽出自己的胳膊，拉开车窗，惬意地看着科尔沁草原——这里一草一木全是他的。

旗卫队梅林（队长）格斯尔策马近前，掏出一条长长的佩饰绸带，恭敬地道：王爷，卫队专依达的人选，我已经想好了。

达王：你想把它授给谁？

格斯尔示意高坡上的那达木德：王爷请看——那达木德。伊德阿斯冷家的小儿子，大家都喜欢叫他老嘎达。

达王远眺一眼，正色道：专依达可是个什人长啊，要带哨巡边、驱匪护旗的。别看专依达官位不高，但天大功业都从它开始。当年，先王成吉思汗，也是从做专依达开始建功立业，终得天下的。说说看，你为什么选他？



格斯尔思索片刻：他聪明，勇敢，健壮。

达王沉声：不够。

格斯尔：他通晓蒙汉文字，能文能武。

达王：不够。

格斯尔：他对王爷忠心耿耿，对旗务正直公道。

达王满意颌首，沉声：好……可还是不够！

格斯尔愣怔着沉思片刻，急声道：他身如虎豹，目如苍鹰。骑马快如闪电，枪法百步穿杨。三天不进食，仍然可以格杀群狼。五天不睡觉，仍然可以策马驰骋。王爷，那达木德的本领，我都亲眼见过啊……

达王微笑打断：可我没有见过！格斯尔，能让我也见识一下吗？

格斯尔一怔，慢慢地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长箭……

高坡上，嘎达正在踞马守望。天地间忽然响起一声无比凶猛的长喝：老嘎达！

嘎达回身望去，一支长箭嗖地从王驾那边射出。

只见那箭带着啸声，在天空画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朝他射来，仿佛要将他一箭取命！

突然，嘎达的坐骑爆炸般跃起，闪电般冲向那支飞来的利箭。就在长箭落地之前，嘎达弯腰伸臂，敏捷地一把抓住了长箭！

嘎达诧异地看见箭身上缠着一条专依达的佩饰绶带。

顿时，远近各处的卫士们响起一片赞叹之声：

——好！好！

——老嘎达，了不起！……

达王远远看见那达木德的惊人身手，微笑着点头。对格斯尔道：就是他。老嘎达！

格斯尔微笑弯腰：噫！

嘎达从箭身上解下那条专依达佩饰，诧异不解。

格斯尔策马近前，微笑着说：戴上吧！老嘎达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专依达了。

嘎达惊说：格斯尔大叔，我入卫才两个月啊。

格斯尔感叹：牛羊活一世仍然是牛羊。雄鹰一展翅，人们就能认出它是雄鹰。

嘎达感动得不再多说，戴上专依达佩饰，一弯腰：那达木德领命，感谢梅林！

格斯尔微笑：不要谢我，是王爷选中了你。

嘎达飞身下马，朝王驾方向跪地长叩，高声喊：那达木德感谢王恩，永远忠于科尔沁！

虽然天地间回荡着嘎达的感恩声，但是王驾里的达王却根本没听见。紧闭的车窗内，只见达王轻轻解开熟睡的朱博儒衣服，欣赏她雪白的脖颈，粉色的小褂……他越看越激动，终于把头埋入，开始亲吻，继之，扯掉她的下衣，就在王驾中狂热地动作起来……

朱博儒惊醒了，嗔怪着：王爷，这是车上啊！

达王却一把扯开车窗，明亮的阳光顿时扑入车内。朱博儒失声惊叫。

达王却更加兴奋，道：外面是我的太阳，我的草原，我的春天！里面是我的福晋，我的女人，我的暖榻！我的子孙后代在你肚子里，我要他们快快出来！福晋啊，抬头看看，看看我的草原我的家，你看哪！大不大？美不美？你闻到花香了吗？闻到草叶的气味了吗？嘿嘿，你说，是草原好还是奉天城好？是我这个王爷好还是张大帅好？！……

身下的朱博儒大窘，笑嗔：王爷！看你疯的……

达王气喘吁吁，颤声说：是啊，我疯了，我乐疯了！知道为什么吗？……我回家了！

山坡上，两人并骑，缓缓行进。

格斯尔继续教导着嘎达：老嘎达啊，你要永远牢记，上天不但赐给我们无边的大草原，更赐予我们一位伟大的达尔罕王。要是没有我们的王爷，就没有我们的一切。要是没有王爷，草原就没有了甘泉，天空就没有了太阳！

嘎达犹豫，欲言又止：是。不过，吴老师跟我说……



格斯尔追问：他说什么？

嘎达：他说，不是王爷养育我们，是草原养育着我们。草原养育了一切，包括养育一代又一代王爷。所以，王爷其实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草原的子民。

格斯尔一怔。沉思片刻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：老嘎达，这话放在心里，永远不要说出来！

嘎达：哎。

说话间，嘎达的两眼却一直眺望着远方山林间形似两个牧民的骑手。

此刻，两个骑手正极力躲避嘎达的视线，进入小树林。他们下马，整鞍，捧起泉水饮着。但是，眼睛却暗暗盯着草原上行进的王驾……

那对衣衫褴褛的老牧民夫妇彼此扶助着，从骑手身边走过，已经是奄奄一息。

其中一个骑手伊德尔，从囊中掏出一块饼子，远远地掷给他们：吃吧。

但老夫妇俩表情庄严，看都不看面前施舍的饼子，仍然朝远处的山峰走去。

另一个骑手诧异：怎么……这俩人瞎啦？面饼都不要！

伊德尔也奇怪，但是渐渐明白了，他一声长叹：他们的心已经死了。达王夺走了他们的家园。

他们这是去哪？

伊德尔望向远方山峰：太阳落下的地方，神圣的七驾王公山，达尔罕王陵。

去那干吗？

伊德尔：大概是要祭陵吧。

自个儿的家都没了，心也死了，还祭王陵干吗？

伊德尔注视着他们的背影，也不解地摇头。

两个老牧民继续朝远方的王陵踉跄而去，其步履如行尸走肉。

格斯尔发现了嘎达的异样，顺着嘎达的视线望去：看什么呢老嘎

达,发现黄狼了?

嘎达示意:林子里有两个骑马的汉子。

格斯尔一笑:哦,我早就看见那两人了。老嘎达,你眼神比我好,说说你看出什么了?

嘎达:那两人形迹古怪,既不像放牧的,也不像是打猎的、采药的。从东大冈开始,就一直远远地跟着王驾。我们动他也动,我们停下,他们也歇下饮马。

格斯尔:还有什么?

嘎达凝神细望:两人衣服虽然破旧,但胯下坐骑却是两匹骏马。奇怪啊,穷苦人家怎么骑得上那么好的马?

格斯尔:看见枪了吗?

嘎达:没枪,也没弓箭。

格斯尔:真没有武器?

嘎达:确实没有。

格斯尔微笑:哦……那就是藏在旁边的草地里了。

嘎达一惊,即刻取枪策马,作势欲冲:我去看看!

格斯尔厉声道:回来!你想惊动他们吗?

嘎达赶忙勒马:梅林,他们是什么人?

格斯尔一叹:探子。老嘎达啊,我们被马匪盯上了……

嘎达大为惊骇:马匪?我立刻召集卫队!

格斯尔摇头:不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暗处还有多少人,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要依以往,马匪出来了,一般只打劫汉家商旅,不碰王驾。所以,王爷一般也不剿杀他们,免得得罪了那帮亡命之徒。听着,老嘎达,不要轻举妄动,只管盯紧了他们就行。这事也不必报告王爷,免得吓着了新福晋。人家是大城市的读书小姐,刚刚离开奉天城,嫁到咱们科尔沁。要是头一天就撞着了马匪,那不给咱们王爷丢脸吗?

嘎达忙应:哎。

格斯尔继续叮嘱:盯紧喽,同时还要装出不在意的样子!要是太阳落山两人还跟着,就报告我。



嘎达：遵命。

树林间的两个骑手此时也在密切注意山坡上的一举一动。伊德尔远远望见格斯尔的坐骑消失了，松了口气。

他的同伴低声说：梅林走了。

伊德尔恨恨地说：好！我还以为那老奴才盯上我们了。

达王的车驾行进到一座巨大的敖包前，敖包前已经备好香烛等物，敖包上空飘扬着彩旗。

王驾驻车。格斯尔赶紧下马，拉开车门，恭敬地弯腰迎出达王。此刻下车的达王与刚才在车中狂热的达王已经判若两人，只见他衣冠庄严，表情神圣，从头到脚都是圣君之状，他一脸严肃地朝敖包走去。沿途，诸卫士折腰。

突然，达王被草地上一小片盛开的野花吸引住了，失声叫道：金莲花！

达王不禁弯腰，半跪在那片野花前，激动地折下一枝，陶醉在花中：真是金莲花呀，上天啊，真是它呀！格斯尔啊，知道吧？我的草原已经十多年没开过金莲花了，这花只生长在甘泉充沛、风和日暖的阳坡上。传说，它是天神下凡时铺地的圣花啊！

格斯尔微笑着，语气平静：可如今，金莲花重现科尔沁草原了，说明王爷修德爱民，恩及四方，所以才会有上天垂顾，降下成片的金莲花了。

达王喜形于色，站起来再看周围大片的草地，心情更加愉悦：看哪，今年这水草，长势多旺啊！

格斯尔继续微笑着说：奴才看见了。从草势判断，奴才估计今年本旗，最少能多出五万头羊，多出上百万斤肉和奶。照此估算，王府能多得几十万元供奉。再加上各种果子，荞麦，牛马，骆驼，皮毛，嘿嘿，收入能比往年多出一倍呀。

达王起身朝敖包走去，且走且笑道：不光达尔罕王府，科尔沁子民也有福喽。

格斯尔附和道：那也是托王爷的福！可是王爷，恕奴才斗胆。奴才听大管家，也就是本旗的印务扎兰色旺说……他说王爷要把这片草场

卖给官府,换回几十万银子。这事是真的吗?

达王一怔,却佯作没听见,继续朝敖包走。然后,庄严地焚香祭天。格斯尔仿佛都明白了,顿时心中一阵伤感,悲叹。

达王完全不理睬格斯尔的沉默,焚香叩首,向天庄严颂道:上天哪,诸神哪,圣主,先王啊!那木济勒舍楞又回到了家乡,谨此恭首叩拜!感谢上天赐予科尔沁草原丰沛的雨水,感谢上天降下金莲花,感谢上天赐给达尔罕王族富贵吉祥,感谢上天给我们带来牛羊繁盛……

达王颂罢起身,才像刚刚听到格斯尔的话一样,说:哦,格斯尔,你刚才说什么来着?

格斯尔低声:奴才不该说。

达王宽容地摆摆手:你祖宗侍候先王几十年,你侍候我又几十年了。我俩之间,有什么该不该的?无论你想问什么都可以问,想说什么都可以说!

格斯尔目光一扫,众卫士即刻退下。

格斯尔再次低声:色旺说,王爷想把这片草场卖给官府,这事是真的吗?

达王沉吟片刻,正声道:如果是,你想怎样?

格斯尔跪地,悲伤道:那么,又会有几百户牧民流离失所,会有上千人无家可归。他们活不过今年冬天。

达王眺望着草原,平静地问:这是谁的草原?

格斯尔:王爷的。

达王:既然是我的,不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、骗来的,那么,我自己的东西,想卖便卖,要送就送,这难道错了吗?犯了祖宗律法了吗?

格斯尔顿时语塞。

达王却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扶起格斯尔,亲切道:不要信色旺那狗奴才的话。天底下他只认识两样东西,一个是我达王,另一个是银子。格斯尔啊,你放心,科尔沁草原是上天赐予我的,我要是卖了就对不起上天!所以,我不会卖,世世代代不卖!

格斯尔惊喜道:王爷当真?



达王不悦，发出一声：嗯？……

格斯尔赶紧折腰：奴才失言了。凡是从王爷嘴里出来的话，句句真金白银！

达王这才满意地颌首。

不远处，刚刚升任专依达的嘎达佩着饰物，警惕地望着那片树林，却看见那林子已空空荡荡。汉子和马都消失了。

嘎达松了口气，靠近格斯尔，低声禀报：梅林，那两只灰狼跑了。

格斯尔点头：那就好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就在刚才嘎达驻马眺望的草坡上，两个身影匍匐在草丛里，正是那两个骑手，他们正朝敖包观看。

伊德尔的同伴说：天色不早了，回山寨吧？

伊德尔低声：不。

同伴不解，膘一眼远方的敖包：我们已经把情况看清楚了，还等什么？

伊德尔沉声：等达王住下。看清他们住的地方。

好吧。听你的。

一阵风吹过，达王突然抽了下鼻子，顿时面有怒容。

二公子骑着马醉醺醺地驰近，他远远看见父王的脸色，赶紧藏起手中的酒囊，仓惶下马。

达王冷声道：明远啊，喝酒不丢人，不必藏藏掖掖。

包明远窘笑着：父王，嘿嘿……

达王继续冷声：但如果成了酒鬼，那就丢人了。不配为达王公子。

包明远：父王，我、我没喝几口……

达王冷声打断：如果做酒鬼还嫌不够，还要成为说假话的骗子，那就是王府败类了！

包明远一惊，立马垂首：我、我错了……我喝了一皮囊。

达王嗔怪道：一过张北你就捧着酒囊子。明远啊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回草原来？不愿意离开热热闹闹的奉天城？

包明远沉声：父王，我喜欢科尔沁草原，但我更喜欢奉天城，喜欢我

所在的军官学校！

达王面有怒容，但还是一声叹息：也是实话！

突然传来一声娇呼：我的天哪，这就是科尔沁草原呀？这么大，这么美啊！……

年轻的福晋朱博儒容光灿烂地下车了。她刚刚踏上草地，就对着无边的美景，像天真少女般失声惊叫了。

达王：福晋，喜欢吗？

朱博儒夸张地惊呼：太喜欢了，简直像做梦！哦不，它比我梦里还要大一万倍，美一万倍啊！王爷，我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大草原，我都快馋死了。你为什么不早带我来！这儿是人间天堂啊，我到了天上啊！

顿时，达王大喜，脸上笑成一朵花：这还不怨你——谁叫你不早嫁给我！福晋啊，看看脚下。

朱博儒低头一看，双脚竟然踩在美丽的金莲花中，她再次失声惊叫：天哪！这什么花啊，这么美！这么香！这么可爱！……

朱博儒的表现令达王陶醉，他示意格斯尔：你告诉她。

格斯尔恭敬道：娘娘，它叫金莲花。它是草原上最圣洁的花朵，快二十年没在科尔沁出现过了。

朱博儒惊讶：为什么今天出现了？

格斯尔平静地说：因为福晋娘娘嫁到了科尔沁。

朱博儒放声欢笑！

达王扭头嗔怪包明远：看见没有？你是科尔沁的儿子，人家是奉天城小姐，可人家倒比你更爱我们的大草原！

包明远赶紧赞道：是，是。

但是，当达王走向朱博儒时，包明远却模仿达王的口吻低声讥讽：一把年纪了，装什么清纯小姐，肉麻！哼，如果装小姐还嫌不够，还要说假话，那就是奉天城的败类了……

达王挽起朱博儒，走向仆从早就安排好的茶炊处。两个人落座，饮茶。这时，他若有所思地低声问：福晋啊，你真的喜欢大草原吗？真的愿意在寂寞的科尔沁，跟一个昏庸的老王爷过一辈子吗？哦，现在奴才



们什么都听不见,你可以跟我说真心话了。

朱博儒惊讶地看着达王,声音激动:王爷,我觉得在这儿做一只羊羔,都比在奉天城做人幸福!

达王开心大笑:到底是读过洋学堂的,一开口就不同凡响。

朱博儒又说:而且,您不是昏庸的王爷,您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后代。科尔沁想要复兴,全指望我们的王爷您呀!

达王感慨:可是科尔沁大呀,你所看到的大草原,只是我们科尔沁的一个小角落。科尔沁哪,又是蒙古大草原的一个小角落。要想复兴,谈何容易。

朱博儒:王爷,王府在哪儿?我们家在哪儿?我们已经走了五天了,家还有多远?

达王微笑,声音变得自豪起来:家么……自从你过了张北,踏上高原草场,就算是踏进达尔罕王的家门槛了!从那儿起,你所看见的一切,无论地上长的庄稼、草上跑的牛羊、天上飞的群鸟、河里游的鱼虾、土里埋的矿产,全都是我达尔罕王的家产。连那口清泉水也连着王家龙脉,甘甜无比啊!

朱博儒颤声道:这么大啊!……

达王微笑:这么说吧,从达尔罕王的门槛,到达尔罕王的前院,骑快马也得跑上五天五夜。要经过三十三条河、越过九十九口泉,你才能看见达尔罕王的正门哪!

朱博儒再次惊叹:我的天,太大了,大得没边啊!

达王笑嗔:我才说了不到一半。这只算是咱达尔罕王的前院。你如想穿过前院,往后半边跑,还得骑快马跑上六天六夜,才算是出了咱达尔罕王的地面!嘿嘿,健马跑断铁蹄,雄鹰累断翅膀,科尔沁草原仍然没到头啊。内地人刚来,自然觉得它大得没边。但我们住久了,就不觉得它大了,就像雄鹰不觉得蓝天大一样,只觉得本该如此。

朱博儒笑道:王爷啊,我现在才明白,张大帅为何要在奉天城给您盖一座那么巨大的王府了。

达王:哦?为什么?

朱博儒：因为你是科尔沁的王公。

达王谦虚道：我这个王公，兵不过数百，民不过几万，除了几群牛羊什么也没有！

朱博儒低声说：可是您有天底下最大最美的草原啊。有了它您就富可敌国！您可知道，在汉人那边一亩地值多少钱吗？

达王：不知道。

朱博儒：旱地五个银元，熟田九个银元。

达王讶然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朱博儒：我大学读的就是商科。王爷，您知道自己有多少亩草场吗？

达王：那我就更不知道了，这种事得问管家色旺。再说我这儿只论方，不论亩。

朱博儒微笑道：巴林那一小片草地，您把它放荒卖给官府了，方圆二百方，约值三万多亩。您得了二十五万六千银元。而它只是科尔沁的九牛一毛！

达王大惊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朱博儒笑了：大帅府的酒会上，有人偷偷告诉我了。

达王沉思：你本事不小嘛……

朱博儒：王爷啊，您脚下的草原就是金山银山，如果把它们换成银元，可以从这儿一直铺到北京城！所以，官府敬着你，帅府捧着您，数不尽的女人想做您的福晋娘娘。

达王微笑：最后，为何是您呢？

朱博儒咯咯笑道：因为所有女人中，数我最傻呗！

达王笑嗔：一听就是聪明绝顶的话。

朱博儒问：王爷啊，科尔沁草原为什么这么大，达尔罕王为什么这样尊贵？

达王矜持地一笑：问的好！唉，我自家的孩子从不问我这个，他们只觉得本该如此，天生这般！明远啊，过来。

不远处的包明远走到近前：父王。



达王：你给娘娘说说科尔沁的王族史。

包明远有点愕然：父王啊，说这个干吗？

达王一声长叹，正欲嗔怪，包明远赶紧道：我说，我说！娘娘，我们科尔沁王族，至今已有六百、噢不，大概七百年历史了……

达王茶碗一顿，嗔道：到底是六百还是七百？人生不过百年，你一个“大概”，一百年没了！

包明远语塞，大窘。

达王沉声道：下去。领五十皮鞭。

包明远羞愧地匆匆离去。

朱博儒赶紧打圆场：王爷，您给我说说嘛。

达王有些悲伤：我的儿子连这个都说不清楚，我不想说了。

朱博儒撒娇：可我想听啊。我太想太想了……

忽然，从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从先王哈布图哈萨尔受封那天算起，科尔沁王族已经有七百三十一年了……

朱博儒循声望去，只见那达木德拘谨不安地伫立在侧，正是他发出的声音。朱博儒吃惊道：是吗，王爷？

格斯尔怒喝嘎达：王爷在上，你怎敢放肆……下去！

但达王却说：回来！接着说。就从哈布图哈萨尔说起。

嘎达立定，回身，沉默片刻，表情愈发庄严，声音炽热：哈布图哈萨尔是成吉思汗的大弟弟，从少年就跟随兄长南征北战，他一百多次出生入死，为大蒙古国的创建立下伟大功勋。取天下后，大汗把东北大片丰美疆土封给了他，这才有了科尔沁部族的前身。那时，先王哈布图哈萨尔，是蒙古各部中最强盛的王族……

达王被感动了：接着说！

嘎达：明嘉靖年间，先王哈布图的十四世孙率部南下嫩江流域，正式建立了科尔沁部族。他们又为大清开国建立了不朽功勋。顺治年间，科尔沁部族改制。建左翼前、中、后三旗，右翼前、中、后三旗，合称科尔沁六旗。各旗的王爷都是亲兄弟。其中，由于科尔沁左翼中旗始祖莽古斯建功最大，因此封地最广，封爵也最多。1659年，莽古斯王爷

的四子，被大清帝正式晋封为达尔罕亲王……

达王轻声打断，语气中充满了欣赏：告诉福晋，达尔罕是什么意思。

嘎达：汉语中，达尔罕就是神圣无比，英勇无敌的意思。

达王被深深感动了，声音沙哑：接着说！现在……准你说什么都行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

那达木德激动地继续：达尔罕王世袭罔替，传至我们王爷，已经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了。今天，科左中旗仍有七位王爷在世，分别是卓王、温王、多罗贝勒、固山贝子，以及两位辅国公。但旗长还是我们达尔罕亲王。娘娘请往西看，那是七驾王公山，状如北斗七星，象征在世的七位王爷。

朱博儒翘首西望，阳光下，七驾王公山隐约辉煌。她不禁叹道：确实神圣、庄严……

嘎达：禀娘娘，科尔沁部族不光出过许多伟大的王爷，也出过不少伟大的娘娘。

朱博儒喜：哦？快说给我听听。

嘎达微笑：大清国的开国皇后哲哲、康熙皇帝的祖母庄妃、皇太极的爱妃海兰珠，都出自科尔沁王族。

朱博儒呆了，惊叫：天哪！我……我……

达王微笑：莫非，你也想成为那样的娘娘吗？

朱博儒大窘，娇声说：我不配！但我想成为草原上的一朵金莲花，这总可以吧？……

达王长笑而起，踱向一边，经过那达木德面前时，低声说：随我来！

达王径自走到敖包前，打量上面随风飘拂着的旗幡，他心里低诵：上天啊，赐给我启示，让我看清身边那些看不清的人吧……

嘎达走近前折腰：王爷。

达王回身，亲切地打量他：老嘎达啊，专依达的佩饰挂在你身上，好精神啊！

嘎达赶紧道：谢王爷恩典。

达王：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



嘎达：小时候，我在旗学堂听先生说过。

达王嗔道：不对！那个学堂是为王族后裔免费开办的，入学的都是我明远那样的傻公子。你进不去。

嘎达：那时我在学堂里当杂役，给公子们喂马，擦靴，煮奶茶……

达王点点头：明白了。你在侍候他们的时候，旁听侧闻，竟然听懂了大海一样广阔的科尔沁王族史！而明远他们，春风过耳，泥牛入海。

嘎达沉默着，不知如何接话。

达王忍不住感叹：今天，我从一个卑贱的杂役那里，得到了荣耀。从自己的儿子那里，却得到了耻辱。从新婚福晋那里，得到了……疑惑。唉！

达王说不下去了，嘎达仍然沉默。

达王顿了顿，又说：你想要什么赏赐？

嘎达赶紧道：不。我不要。

达王微笑：嘿嘿，不好意思开口，我喜欢！这样吧，赏你十只羊、两匹马。回王府后，自己到马棚里选吧。

嘎达忙说：不。王爷，我真的不能要，我不能受赏……

达王有点愠怒，声音寒冷道：怎么？一个奴才，竟然要拒绝王爷的赏赐？你知道这是对王爷何等的污辱！

嘎达跪地，颤声：不不！万万不敢！我不是那意思……

达王：那你什么意思？

嘎达：禀王爷，当年，我在贵族学堂所听的科尔沁王族史，我知道都是我不配听到的东西。但我能够听到，那就是对我最珍贵的赏赐了！

达王诧异：哦？……

嘎达大声说：十年来，伟大先王的事迹一直感动着我，激励着我，教导着我，照耀着我！当初，我要是没听过那些，成不了今天的那达木德。

达王又感动又伤感：说得好，好哇！……你老嘎达，比那些公子哥有出息啊。

嘎达激动地说：谢王爷夸奖！谢先王在天之灵！

达王沉吟一下，正色道：格斯尔向我举荐你的时候，说你对我忠心